

四十年，不同角色

詹德隆¹

輔大神學院已建立四十年了。設立之初本人已在台灣，而且正住在輔大校園，加強學習中文，準備用中文讀神學。輔大神學院不是始建於台灣的。八十年前，已在上海的徐家匯培育耶穌會會士。北京的輔仁大學也是在同一時期建立的。經過十五年在菲律賓碧瑤（Baguio）的臨時應變和安頓，神學院的教授與學生終於搬遷到輔大。圖書館也搬了過來。大家都住進全新的房子。

當時，修會做了幾個重要的決定：其中一個，特別是不再用拉丁文或英文教學，使得幾位資深的老教授不得不退休。神學院就開始走「本位化」的方向。全部的教學依賴幾位中國年輕的教授，如金象達神父、張春申神父、房志榮神父。他們那時約四十來歲，他們在四十年後的今天還住在神學院！因此，可以確定的是：輔大神學院成立時，它實際上已有四十年的歷史，而且很有活力！

1970年秋，我開始唸神學一年級。那時，教室內的桌椅是全新的……四十年之後，同一教室內的桌椅還是一樣的，只是

¹ 本文作者：詹德隆神父，現任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羅馬額我略大學心理學及倫理神學碩士，美國太平洋宗教學院牧職博士，曾任輔大神學院院長、輔仁大學耶穌會代表，並教授宗教學系及神學院有關心理及倫理神學等課程。

油漆過幾次而已。可見當初施工及監工（一位法國神父負責）的品質多好。那時的信理神學差不多都由張春申神父任教的；倫理神學及教會法典由金神父任教；房神父負責舊約聖經；當然還有一些兼任老師；谷寒松神父和陳宗舜神父也很快加入了教授團。

神學院制度上的幾個特色是我很喜歡的。比方說：老師不點名，而且神學院的章程容許學生缺課三分一的時間（不必請假）。學生還可以向院方申請「閱讀課程」（reading course），直接向一位該科的教授負責。我記得我曾申請過用「閱讀課程」的方式研究《若望福音》。這種閱讀課程往往很難，但非常有收穫。當然，這也是因為神學院的圖書館藏書很多。

記得當時的每一學期，我們必須參加一個研究小組（合作研究）。每次有七至九位同學跟一位老師一起研究一個專題。雖然只算兩個學分，但要投入的時間和精神特別多。有一年，我們幾位同學參加了由房志榮神父舉辦的「第二依撒意亞先知書」合作研究。第一次聚會時，房神父先介紹題目，我們分配工作後就散會。誰知道過了不久，房神父因急性肝炎病倒，要長期住院。我們幾個同學就討論要怎麼辦？要不要換老師、換題目？最後，我們決定要繼續研究「第二依撒意亞」，要彼此多幫忙、多聚會，要寫出一級的論文，而且要出書，出版第一本有關《第二依撒意亞》的中文書，收錄於「輔大神學叢書」第2號。我們的計劃居然成功了。房神父出院，看了我們的論文後，表示很滿意，並答應出版為第二本「輔大神學叢書」（目前輔大神學叢書已有七十多本了）。那次「合作研究」小組的成員，有中國及外國同學，參考書全是外文的，但論文全是中文的；我們發揮了「國際」團隊的潛能。

神學院畢業之後，我到羅馬額我略大學攻讀神學碩士時，發現在輔大神學院獲得的神學基礎非常好，很容易適應新的讀書環境。

在輔大神學院讀書時，我結交了一些在教會內很好的朋友，大部份是台灣的，也有些來自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；有教區及修會的修士，也有不少修女、幾位小姐和一至二位牧師。這些寶貴的友誼，使我在感覺上真正入了本地的教會。

開始在輔大神學院讀書時，我完全沒想到將來有一天會成為這裡的老師。記得讀神學三年級時，當時的院長張春申神父問我要不要去唸聖經——準備學成回來在神學院任教聖經。我告訴他我怕學習那麼多的聖經語言。他沒有堅持，反而改變初衷，提議我去唸倫理神學，我就答應了。第二年，我的學弟穆宏志就去了羅馬的聖經學院。

在神學院教書時，我根本沒想到有一天會成為院長。那時我是「講師」，所以沒有這種可能。教書多年之後，修會給了我一個「安息年」。張春申神父（當時是省會長）要我利用這「安息年」修一個博士學位（因為將來可能需要）。他向穆神父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。事實上，我還在美國寫論文的時候，突然收到會長的信，告訴我已獲得羅馬教育聖部派遣為神學院院長。平常，長上會先問當事人的意見，但那次，因我身在國外，就省略了這一步！

輔大神學院是耶穌會在台灣最優先的使徒工作。這是幾十年來修會的共識。輔大神學院有一個「董事長」（雖然沒有董事），而董事長是耶穌會的總會長。在董事長與院長之間，又有一位副董事長，而這就是由耶穌會中華省省會長所擔任的。

輔大神學院比以前更需要有多元化的教授團，而今日正是

如此。我們非常感謝主教們及幾位修會院長的實質幫助，願意派遣教授任教。近年來，教友同學的比例已大幅度增加了，前任院長艾立勤神父積極充實助學金，找到許多恩人的支持。可見本地教會以多種具體方式協助神學院，使它成為整個教會的工作。當然，耶穌會比過去還更願意參與，本人渴望於不久的將來，籌建一個輔大神學院的「發展基金」使神學院能夠繼續穩定成長。